



祁连灵籁

□ 高培宸

料峭,破冰的战马
铮铮。
问归期,茫茫风雪里。
无归期,缓进追春去。
胡音,散在一丝雪线下的风中
乡愁,落在茫茫草原里。

此去,用铁蹄踏破飞鹰的翅膀。
此去,用一颗麦子
筑起蜿蜒祁连的长城。
用金甲,
盛,一杯葡萄美酒,
牵,一队胡商骆驼。
沿着流水,向着太阳
向东去。

叮咚,
是一滴雪山澄澈的泪。
从坚石的面颊滑下,

无垠的彩,便生长起来了。
等到细细密密的叮咚
变成潺潺,
春天 来了。

脱下金甲,就不再是战马。
身前是牛羊,
背后是炊烟。
一件羊皮袄子,一顶帐篷
勾勒一个家。
风啊,
有时是东方涌来,
有时是西边漫下。
于是
有风的地方,就是
家。

悬泉置遗址(外一首)

□ 朱彦

安静的风从祁连山走来
在遗址旁与来往的游人
握手。砖瓦、马厩、烽燧
仍把心跳镶嵌在戈壁
历史的一角似在等什么
简帛简牍沉默太久,终于
要说话,千年的文明交流史
成为文献,成为焦点
邮传快马度量着时空
荒芜中某种精神还在蔓延
悬泉置曾经走散的
荣光再次聚拢。
塞外边关的词典里
是开放与坚守。丝路繁华拥有
相向而行的蓬勃之力
千年来重生蝶变,如今
自信地递交一份
厚重答卷,等待在
新时代被批阅,渴望
那些久远的故事被拥抱

邮驿快马

一匹红鬃烈马奔驰
在悬泉喘几口粗气
继续蹂踏古老岁月
马背颠簸着细君解忧的
思念,柔弱的肩上扛着
沉沉使命……

一声长嘶喊回历史
解读茫茫黄沙。一抔沧桑的
边塞故事跨越河西走廊,迎面
撞得我久治不愈的
乡愁
突然痊愈

眺望村庄

□ 景协民

海拔2626米的观景台上
可以看到山沟里
熟睡的孩子一样安静的村庄
山坡上情绪饱满的庄稼
远处郁郁葱葱的松林和
天空中无所事事的云朵

坐在廊道尽头的亭子里
我想让摄影师给我照一张相
我不能辜负大自然
精心雕琢的一段时光

草木之约

□ 杨秉旭

看,地皮菜!”我以前只听说山里有蘑菇,后来才知道还有木耳、虫草,此刻见这暗绿色的碎碎的小东西,就像纽扣一样紧贴在湿润的泥土上,倒有几分像缩小的木耳。后来上网一查,它的学名叫普通念珠藻,也叫地耳,专爱待在潮湿的地方,难怪得了这么一个贴切的名字。

浇水的间隙,我环顾四周,只见山坡上栽满了易于成活的经济林木——樟子松、山杏、油桃、云杉、沙棘、山植树、沙枣树等。松树们挨挨挤挤,新长出的松针毛茸茸的,就像挂在树上剪得齐整的绒线头,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出一种清冽醒神的芬芳。山杏呢,也是高耸着树冠,披拂着早晨饱满的阳光,透下来斑斑驳驳的碎影。偶有山风穿过林隙,整片林子便簌簌作响,荡起阵阵松涛,仿

佛大山的呼吸,深沉而绵长。

再往前行,广袤的草甸上,野花烂漫,就像打翻的颜料盘撒满了整个山坡。红的是石竹,紫的是地丁,黄的是蒲公英,它们以野性之姿,毫无保留地绽放着生命的力量。一只不知名的彩蝶翩然而至,在花丛中流连,翅膀轻轻震颤,吻过一朵野花又滑向另一朵。

完成了浇灌任务,我们又来到“同心林”保墒护绿现场。远处的山坡上,工人们正挖掘树坑。近处,无人机嗡嗡作响,虽然一次只能运几株树苗,却像给这片土地插上了翅膀,比人力多了几分壮阔的声势。看看工人人们的装备,竟还有锅碗瓢盆。与一位工人交谈,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午饭就在工地上吃,抢在这好时节,能多栽一棵是一棵。”

熟悉流程后,我们先挖树坑。荒

坡之上,水贵如油。为确保成活,树坑须挖得深些。接着覆土围堰,扶直苗木放入坑中。为使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需将苗木轻转一下,再用脚踏实土层。随后在苗周拢起一圈土埂,以利蓄水。浇水后,再在湿润处覆上地膜保墒。如此,成活率方有保障。

完成栽种任务后,我们便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碳汇林观景平台。沿途的彩色山路随着山势蜿蜒曲折,宛如一条系在山间的锦带。我们在公示牌前驻足细读,由此,对项目发展与规划有了更深的了解——除了经济林,后期还要发展林下养殖和中药材种植呢,通过“林—禽(畜)—花—游”观光产业园模式,实现绿化目标,提高森林覆盖率。

站在观景台上,透过望远镜眺望远处的群山,视野豁然开朗。南边的山峦被绿意浸透,蓝天白云下,山坡



百花

第 3343 期

陇原秋歌

〔中国画〕

张宪文 作

焉支花谷

□ 文子

微风过时,整条山谷便浮动起彩色的涟漪和异香。千年前唐人“燕支山下莫经年”的叹息,此刻在花瓣的颤动中如轻吟的墨舞。

进花谷,谷中唯有流水与鸟鸣,偶尔传来游客的一串笑语,但很快又被山谷的静谧所吸纳。沿河边曲径下行,水流渐细如银链。杨树如伞、柳丝如线,青青随风在枝头摇摇摆摆。

往前,路边停着车辆,好几处依水的树荫下坐了人,休闲笑语。三五个孩子在水边嬉闹,如此曼妙的情景与大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下河的卡通大猩猩小广场也不寂寞,前来的游客有的在猩猩前留影,有的三三两两地在树下纳凉。爬上旁边的小山,寺沟水库的水在蓝天骄阳下泛着绿色涟漪,仿佛镶嵌在焉支花谷的一颗绿宝石。偶尔有野鸭嘎嘎地从水面掠过,若浆叶激起一道道白色的水花。

焉支花谷的奇妙,在于它把

盛夏时节,约了好友一起去焉支花谷。花谷两旁的山坡上泛着青绿。长松如翠,新绿的松枝伸展开来,层层叠叠。高大的杨树树冠将艳阳遮挡得密密实实,树荫下清凉飒爽。

焉支花谷门前,几缕薄云缠绕着祁连支脉的苍翠山脊,雨后的木栅栏上,爬山虎叶凝结着细密的露珠,指尖轻触便化作一滴滴晶莹。此时,有山风裹挟着千年草木的清气扑面而来,蜿蜒的硬化小道在斑斓山谷间盘旋隐没,仿佛踏入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峡谷,而是一条通往时光深处的秘径。溪水在门前卵石间跌宕奔流,澄澈得能看清每一枚鹅卵石的花纹。黄绿相映的草木间,山花是一派傲然之姿——马莲的蓝紫、刺玫的粉艳、百合的猩红、黄柏刺的骄黄、打碗花的粉嫩,车前子深绿的壮茎,还有无数不知名的碎花,在沟壑间铺成锦缎。

云华山游记

□ 杨天赋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方,不经意间拨动心弦。于我而言,西和云华山便是这样令人魂牵梦萦的所在。

一个阳光正好的日子,我踏上了前往云华山的旅程。当云华山的轮廓渐渐映入眼帘时,我的心弦不由为之一颤。它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又似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在蓝天白云下晕染出独特的意境。

一条小路仿若丝带般在山间蜿蜒盘旋,引领着我一步步靠近这座神秘的山峰。沿途山花烂漫,五彩斑斓,嫩绿的小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举目远眺,只见山峰高耸入云,孤峰绝壁四面凌空,而那独特的丹霞地貌,在岁月的雕琢下,形成了一道道奇异而又壮观的景观,每一处褶皱、每一块岩石,仿佛都在默默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穿过牌楼,沿着山间栈道缓缓攀登,脚下的石阶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每一步都仿佛能感受到光阴的沉淀。栈道两侧古木参天,枝叶相互交织,宛如一把把绿色的巨伞。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细碎的光影。偶尔有几只小鸟在枝头欢快地跳跃鸣唱,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为这宁静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越往山上走,景色越发迷人。峰回路转间,一座古老的庙宇映入眼

帘。庙宇坐落在一座四面孤绝、特立独耸的幽静山顶上,四周被青山环抱,绿树簇拥。而要进入庙宇,还要经过一条逼仄的山脊小路——它就是让人心惊不已的云华山天桥。庙宇的门廊柱上多有楹联,或为古朴厚重的汉隶,或为飘逸洒脱的“二王”体。这些楹联,或歌今颂古,或扬善惩恶,每一句都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让人不禁驻足品味,沉醉其中。

终于登上了顶峰,极目远眺,一种豪情涌上心头。丹岩如霞,彩云飞渡,新修的楼阁殿宇、曲廊飞檐如虹桥卧波,透明的玻璃栈道如玉带缠腰。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绿色,仿佛一幅无边无际的山水画卷。俯瞰山下,村庄错落有致,田野阡陌纵横,几缕炊烟袅袅升起,为这仙境画卷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

在山顶上静静地坐了许久,感受着微风的轻抚,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远。这座陇上名山,相传曾是秦始皇祭祀之所。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如同山间清泉,在这片土地上流淌千年。

在云华山的短暂时光,我深刻地体会到,大自然以壮丽的山川、秀美的景色,教会我们敬畏天地、热爱生活;又以那超然的宁静、和谐的韵律,为我们在喧嚣中开辟出一片栖息地。

蝉的叫声仿佛就停在我们脚边。有时它们胆子很大,从麦田里、草丛中爬到大街上,跳到庭院中,因此捉蟋蟀也就成了很多人童年时期清凉记忆的开始。趁着夜色尚好,院子中坐满了看露天电影、乘凉或聊天的人们,孩子们时而追逐打闹,时而蹲在地上扇纸卡、捉蚱蚬,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清凉的慰藉。在早秋的夜晚,蟋蟀声首先拉开了序曲,而人们的喧闹声则逐渐将乐曲引向高潮。

随着白露到来秋意渐浓,那些被日头烤得通红的树叶好似被置于冷水中淬炼,叶柄突然变得脆弱了起来,即使很轻的风也能将它们吹落。最开始的落叶几乎没有声响,随着枝叶逐渐干枯,更多的秋叶纷纷飘落,发出“沙沙——沙沙——”的响声。

若想让秋天再冷一些,往往需要一场雨。秋雨绵绵的夜晚似乎就该窝在房间里看书、写信、思念,让一个人聒噪的内心归于平静。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曾写道“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想来这绵绵秋雨更能引发人们遥远的思念。

第一场秋雨,最开始的几声“滴答”通常混合在风卷落叶声中,直到雨点越来越密,风声越来越紧,冰凉的水汽带着一丝寒意从窗缝中挤进屋来。

一转眼,风声开始成为秋季的主旋律,秋天正以它丰富多变的声

音,引领人们展开对自然的深刻思考。如果您愿意,不妨闭上眼睛,循着秋的声音去感悟四季更迭的奥妙,让自然之声回响、共鸣。

不同于蝉鸣高高地挂在树上,蟋

听

秋

□ 胡忠喜